

長篇小說類決審會議記錄

時間：2006 年 11 月 18 日（六）上午 10 點

地點：國家台灣文學館第二會議室

主持人：吳麗珠代館長

主席：張大春

評審委員：宋澤萊、陳燁、張大春、舞鶴、蘇偉貞

記錄整理：林佩蓉

攝影：林民昌

館長：今天非常謝謝各位委員出席「2006 台灣文學獎」長篇小說類決審會議。

今年長篇小說共收到 49 件作品，經過王家祥、范銘如、陳雪、駱以軍、賴香吟五位委員複選後選出 10 件進入決審。要請各位委員決選二名，獎項可從缺或調整，由委員決議執行。

另關於〈大巴六九部落之【大正年間】〉一篇，經查證該作品已於 2005 年以《大巴六九部落之四：大正年間》（上部）為名申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（簡稱國藝會）的補助，並日前完成結案，考量該作品與本徵獎辦法第四條衝突，又本獎項與國藝會之獎項，同屬文建會獎補助科目項下經費，避免有重覆領取獎金之慮，經委員同意，決議該作品不列入討論。

【宋澤萊、陳燁、舞鶴、蘇偉貞，公推張大春為主席】

張大春：先作「假投票」，選兩篇，每個人心目中最好的。

【第一次投票】

五票的一篇：〈雪國再見〉

三票的一篇：〈從蓮花巷到四季路〉

一票的二篇：〈流動的風〉、〈天地〉

張大春：先請各位評審說自己的評審標準與意見。

宋澤萊：這一次是長篇小說所以很不容易看。關於標準，首先我認為是文學的文字，文字裡面有形像感、美感、音樂感，總是比較有吸引力，可以讓人讀下去的。其次的要求是，哪一篇給我的印像深刻，讓我可以再三翻閱的。在上述兩個原則下，有兩篇作品讓我印像最深，分別是〈流動的風〉及〈雪國再見〉。而這一次評審最大的感受是，台灣的小說是不是已經朝向傳奇來寫作？它已經不是寫實的天下，不是鄉土文學那樣的，反是從傳奇開始，塑造英雄這樣的小說，情節是天馬行空，與現實是不一樣的。有可能這是目前文壇的現象，我很高興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。

舞鶴：對於這十篇作品，如同我看待每一個文學獎，都希望看到有原創性的作品，原創性意指內容上的和形式上的，形式的原創比較艱難，一出來的話可能會造成閱讀的困難；因此作品最先注重其內容的原創性，譬如說剛剛最先提到的〈大巴六九部落之【大正年間】〉就是很不錯的作品，我也對這部作品作了功課，並且給它很高的評價，藝術技巧達到中上水準的寫實。我重視的是作者寫一個卑南族部落，如何在日治時期的環境中生存下去，最重要把文化中重要的東西融入小說裡，原住民小說最重要的是要寫出重要的文化、生活層面，並且融入小說的敘述裡面。

蘇偉貞：在長篇小說式微或沒有地方發表的時候，作為評審，在可以看到長篇小說作品的時候，會希望用比較高的標準來看，如要具有原創，以及作者對於創作要有很強的控制力道。然就這兩部份來說這一次有蠻大的失落感，入選的作品如此相似，並且有些作品在材料上太貪心了，想要將所有的事在長篇小說中一次講完。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。

陳燁：長篇小說需要花很長的耐性和毅力，如果這個作者是很年輕的，我們應該要多給它一點鼓勵，假以時日，這作者應該會有不錯的成果。

張大春：我看到的這些作品，很可能是因為台灣這五年、十年間，陸續有台灣文學的研究，並且有了建置化的發展，所以關於台灣的歷史，不論是哪個族群，個別的或是互動的，不管是有衝突的或是融合的，在本島上所發

生過去四百年種種文化痕跡，變成小說取材的內容，而且正因為研究的導向，有很多基本資料被重視，總比在八〇年代只有看到都市及鄉村的生活細節，現在的作品更能描述到生活史的層面，這應該是可喜的現象。另一方面，入圍的十篇，只有一到二篇沒有掉到大論述中，其中我對〈莫名書〉特別有意見，我還蠻喜歡的是〈曙光照耀新店溪〉，其他的幾乎沒有辦法避免進入「國族寓言」的背景中，賣棺材也好，小孩也好，都要跟國族發展最重要的事件有連繫，像是害怕在歷史事件中缺席，我認為這是一時間的風潮所致，對這個不是有太多的成見，但正因為是密集的在這次評審中看到，所以感覺到許多品味重覆的部份。對於評審作品，我濃縮重點：這個作品到底有沒有在反應生活之際，讓一個決定性的零件可以發生？一看到這個決定性的零件與細節，就可以知道這個作者是有能力掌握題材的，而不是為了一時的流行，像〈從蓮花巷到四季路〉這般的作品即是。

〈流動的風〉

宋澤萊：或許因為我是中部人，所以覺得裡面表現的講話方式讓我很親切之感，譬如說在講中部平埔族，寫得非常的完整，使用文學的文字，敘述相當深藏不漏，情節是步步為贏，用少少的文字發展很大的場面，文字表現力很高，情節可以吸引我。平埔族和客家人的相處，寫得很生動，當中作很多註解，顯示作了很多基本的工作，蒐集資料，也許創作者是研究者，將族群以一種高度來描寫，追溯客家與平埔族的歷史，作者潛力無窮，文字很厲害。這篇小說在台灣族群意義上是非常重大，我給它第一名。

舞鶴：這一篇我也慎重的考慮過，就是傳奇的色彩太重，像中國大陸如響馬之類的小說，〈流動的風〉是取自那樣的題材。而台灣事實上在部落形成的歷史是未曾有過那樣的場景，所以這一篇的缺點，雖然有註釋，但根據有

限的資料去發揮作品，難度是很高的，作品沒有發展這些資料，而是非常直接用那些註釋，成為戲劇性的想像。現在年輕作家，小說是影像化的，像一個個電影場景，有停格的畫面。因此我有疑慮，如果這樣類型的作品得獎了，可能會被造成誤解，以為台灣平埔族與客家族群類似有這樣的情景。總言，作者若要運用的資料產生創發性的作品，這創發性必需是真實的。

陳燁：這部作品我為它作很多圖表，故事是很精彩，而且沒有看過這樣有原創性的故事。沒有選的原因，很大的重點就是控制力的問題，我都作了人物圖表，因為看到後來連作者都寫到糊塗。我的標準就是小說要完整，再來就是好看，好看是很重要的因素，長篇小說要有完整的交待，這一篇最大的問題，就是人物都不統一。如果再好好的重頭到尾修一次就好了。像它一開始主要的論點是達娃伊要復仇，但後來因為要融入太多的題材，看不太出來復仇的部份，而只是看到傳奇的故事，我們藉這個地方去了解平埔族兩性關係和漢人的不同，卻看不見一個主要小說的行動。

蘇偉貞：這一篇我覺得浪費了一些東西，如人物所呈現的怨恨，性格及理由到最後不見了，還有看到可怕的部份是漢化的過程，這次有蠻多原住民的書寫，最後會忘記自己是什麼族，是很可怕的，基於這樣的理由我選〈雪國再見〉。另外若是要塑造剽悍，這篇在地理位置上也不大對。

〈天地〉

陳燁：看起來是原創性較少，但用了個殯葬社的故事是很特別的，從劉六的死來設計結構，頗具用心，選了兩個天災與人禍事件，天災分別是隨水漂流，1959年八七水災，另外一個是地震，1999年九二一，人禍部份，一個是1945年春天美軍B29轟炸；另一個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。故事中使用生與死來襯托整個架構，以殯葬題材來處理生命的議題，雖不是新鮮，但在這作品中，可以看出台灣的歷史。讓人感到遺憾的是，作品中太常強調天地與棺材，這部份若能少一些會更好。通篇來說，作者創作的控

制力很好，殯葬業的細節也描述的很詳細，並且結構很好。我讀了很久，也因為有我個人的喜好在裡面，再加上通篇的優點，所以我選了它。

張大春：據我所知，徵收土地或者民舍，背後有著非常惡劣的霸權，但沒有像作品中描述那樣，要動軍隊之類的，因此我認為那部份是意識先行，作者為了營造悲情而造作得有些多，從這一點，回頭再縷出來，作者誇張了每一個要寫實以對的細節。

〈莫名書〉

陳燁：這一篇嚴格來講，作者把所有文學技巧、形式、實驗都放進去，仔細看這一篇文章的話會很累，因為作者挑戰了閱讀者，並且很用心的設計出場人物，以及情節上的疊合，很多人都互相的重疊，有傳奇有寫實，讓人讀了很不輕鬆。站在鼓勵的立場而言，放這麼多東西同時可以處理成這樣是很不錯。〈從蓮花巷到四季路〉與這一篇比較起來就比較沒有創意，雖然章節鋪陳很好，但感覺上比較像電視情節。〈莫名書〉的作者就像書名，用力過多，讀完後可以感受到它要引起我們讀這小說的觀感。這作者應該是年輕才有這個力道，裡面有滔滔不絕的論辯，這論辯我個人認為是最沒有辦法的重大缺失，包括文學的論辯。

張大春：這作品只做到了一件事，就是選擇了一個非常巧妙的道德高度，作者對於作品是有嘲諷的，不管是誰給獎、出版，或者成為讀者，書寫者都應該基於一個作者主觀的道德而瞧不起它，這樣才表示作者對於寫作的純淨，我稱為這是抽象的道德高度，並且在技術上做到了對位，反過來談，它是最好寫的小說，作者用最簡單的手法，卻用最繁複的道德高度：如果你對這作品關心的話，表示你上當了。〈莫名書〉一方面在顯示寫作這件事的莫名其妙，另一方面利用大家對寫作這件事的盲目崇拜，見識到它作為一個敘述者的機巧和明智，而故弄玄虛，我不是很喜歡這樣的作品。

舞鶴：這一篇與〈天地〉若以大眾文學的角度來看，是還不錯。

〈曙光照耀新店溪〉

蘇偉貞：這一篇其實蠻可愛，類似卡通裡的手法，但就是太貪心了，但可能是用卡通人物的方式來處理人物定格的部份，因為是卡通所以人物出來時，都不像普通人，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怪異的身世，把怪異的身世普通化。這一篇是蠻可愛的，就是角色太多，除了白玫外可以從頭貫穿，其他是沒有的。

〈從蓮花巷到四季路〉

舞鶴：這一篇寫過去年代，一個傳奇的巷子，用寫實呈現生活的層面，開頭先來個總論，再分章去逐論，最後再一個收束，是滿完整的書寫台南生活的樣貌。

蘇偉貞：它在原創的部份，也許不是那麼夠，但至少講了一個故事是那條巷子裡的歷史，它不像〈雪國再見〉或〈流動的風〉，講比較龐大的故事，這裡面有講一些較少看的題材，架構上也蠻完整，有非常大的對照，尤其是從村子出場的那個部份拉到這條巷子來，這樣的寫法在控制力上是不錯的。

張大春：這一篇的作者可能大量的掌握《風月報》的一些專欄，更讓我覺得作者在決定性的細節上是有能力建構這個小說事件。

〈雪國再見〉

宋澤萊：文字很流暢，容易從頭一口氣看到尾，不同時代的接連，相當完整，作者的情緒是很強烈的，對於原住民的命運有很深刻的哀痛，故事裡面的英雄人物也塑造的相當好，與〈流動的風〉一樣，在人物與情節上的創造上很成功。剛講到傳奇，從明鄭時期郁永河遊記到戰後的《旋風》，多半都是歷史小說比較多，只要寫到歷史就很難說明這是真的，所以〈雪國再見〉及〈流動的風〉都很難辨別其真假為何，除了讓我感受到哪一個印象最深刻。

舞鶴：相較於〈大巴六九部落之【大正年間】〉，〈雪國再見〉設計了很多戲劇性的結構，寫泰雅族部落，但完全沒有描述泰雅族部落的文化細節，這些細

節未融入在小說裡。因為它得了五票，所以要特別為它多講一些，這是在寫 1910 年大科埃之役，設計戲劇性的時空，讓人讀起來蠻有意思的。裡面提到的槍枝，在原住民抗爭中是重要的事情，打戰的時候新的殖民者來，收繳槍枝是很重要，所以裡面帶著現代的槍枝回到過去是有其真實的意思。除了有這個巧思之外，時空交錯的創作是出現過了，那既然要回到之前的 1910 年代，有沒有寫出當時真實部落的情形則很重要，高山部落雖然沒有文字但口述傳統是很強的，這作者我可以非常確定是原住民作家，他的寫作方向應該著重在口述傳說中去寫出文化的細節。有關原住民的寫作及書寫方向，要將文化生活的層面透過口傳。何況本身可能就生活在自己部落裡面，便要將這些融入在創作裡面，而不是抓住一個歷史事件，就這樣一路寫下來。

蘇偉貞：這是馬告部落的故事，雖然舞鶴提到缺少生活描寫的部份，但我認為還是有的，如泰雅族工藝的部份，這一篇是蠻完整的，對現實的一個抗議。這些長篇小說實在太逼近現實感了，因此長篇小說應該有的距離及講故事的能力似乎都沒有了。

陳燁：這一篇作者在結構的控制上完整很多。基本上是我同意其他評審的看法，有缺點，包括沒有看到泰雅族傳說中細部情節的發展，如果可以用時光先後的次序看，作者一方面要寫實一方面又要寫傳奇，但總是不能將台灣的地形搬動，如秀姑巒溪跑到中部的泰雅族部落了。還有一個疏忽，五個大學生寫到後面變成八個，這一定要看得很仔細，作者都太蒼促。作品寫完的校稿很重要的，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可能是因為趕著交稿。

張大春：作者一方面有大膽的想像，另一方面有一種難得或是迷人的幽默感，當然一碰到原住民的處境時，就將刺蝟毛就束起來，不斷的要去說明理念，受迫害的歷史等，但可以看出這個作者是有俏皮能力的，比較起〈流動的風〉這伯仲之間的作品，對我而言，會笑的作者，有距離冷笑的作者是更值得鼓勵的。

張大春：現在看到單篇的討論後，要更慎重的投票。

蘇偉貞：可不可以討論一下，要不要有首獎？

舞鶴：我是站在鼓勵的立場。我們現在來投一次票，再來討論會不會給首獎？

蘇偉貞：投票出來第一、二名會變成首獎和推薦獎，所以還是要想一下。

舞鶴：或許考慮兩個推薦獎。

張大春：要就最高票的〈雪國再見〉及〈從蓮花巷到四季路〉來投，還是要再加入其他的？〈流動的風〉蠻多人討論的要加入嗎？

舞鶴：我們現在不要管哪幾篇作品，就是給自己最好的作品 2 分，其次是 1 分。

張大春：就〈天地〉、〈雪國再見〉、〈流動的風〉、〈從蓮花巷到四季路〉四篇來投。

【第二次投票結果】

〈雪國再見〉七分（宋澤萊二分、張大春一分、蘇偉貞一分、舞鶴二分、陳燁一分）

〈從蓮花巷到四季路〉五分（張大春二分，蘇偉貞二分，舞鶴一分）

〈天地〉二分（陳燁二分）

〈流動的風〉一分（宋澤萊一分）

張大春：〈從蓮花巷到四季路〉、〈雪國再見〉分數很近。

舞鶴：〈雪國再見〉得首獎，有些不安。

張大春：如果說這兩篇差距很小，是不是都給推薦獎。

舞鶴：我非常支持原住民的作品。但就如同剛剛提到裡面書寫的方向，給首獎可能會造成比較有問題的示範作用。

宋澤萊：所以是要定為兩個推薦獎。

張大春：好，這一次長篇類的決審，因為作品的內容及水準令評審有疑慮，所以決定首獎從缺。

館長：謝謝各位委員，2006 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類決審結果：推薦獎增加一名，分別是〈雪國再見〉、〈從蓮花巷到四季路〉，首獎從缺。